

川禅师及《金刚经注》考评

侯 艳, 郭 丹

(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 福建 泉州 362332)

摘 要:《金刚经》是佛教般若类的重要经典,历来为之作注者甚多,“川禅师注”是其中较有特色且比较重要的一种。从文献记载及此种注文的年代与写作风格特征等方面考证了为《金刚经》作注的“川禅师”,是宋代的冶父道川禅师,并评价了川禅师《金刚经注》的禅宗特色及其地位影响。

关键词:《金刚经》;《川老金刚经》;道川禅师;禅宗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059(2012)03-0092-06

《金刚经》全名《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佛教般若类的重要经典,我国流行的主要佛教宗派如禅宗、三论宗、天台宗、唯识宗等,都把它作为主要经典。自佛教来华,《金刚经》凡经六译,历来注者不断,对此经及经注的研究代不乏人,至今仍是佛经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禅宗这一最为本土化,也是在中国影响最大的佛教宗派更是把《金刚经》奉为付法要诀,在佛教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自六祖时《金刚经》便取代《楞伽经》成为禅宗的根本经典,六祖因闻《金刚经》而开悟发心求道,“五祖夜至三更,唤惠(慧)能堂内说《金刚经》。惠(慧)能一闻,言下便悟(悟)其夜受法,人尽不知,便传顿教及衣,以为六代祖。”^[1]从此,《金刚经》的“明心见性”即成为禅宗的修行法门。历来曾为《金刚经》作注者除佛门弟子以外,还有帝王、通儒、名人、隐士,甚至还有道士。而作为禅宗的开宗之源,研究此经用力最多的还数禅师。流传至今的《金刚经注》中就包括了佛鉴禅师、黄檗禅师、临济禅师、圆悟禅师、慈受禅师及川禅师等众多禅宗大师的妙悟隽语。他们从各个角度阐释经典,其实也是在表达自己对宗教甚至是对人生的感悟,有的虽仅存片言只语也值得珍视。

宋代川禅师所作《金刚经注》十分著名,在《卮言藏经》中被称为《川老金刚经》,是众多注本中较有特色的一种,其间很多妙语还被辗转录,广为传诵。虽然《卮言藏经》和《嘉泰普灯录》等文献中都认为注《金刚经》之川老为宋代的冶父道川禅师,但目今所传各种集注本中都只用“川禅师”这一简称。加之唐以来法号中有川字的禅师名气较大的就有十几位,如逆川禅师、玉川禅师、大川禅师等,后人对于“川禅师”《金刚经注》的著作权属就有了不同说法,甚至还有将这位行文富于禅理机锋的佛门禅师附会成一位“儒门隐士”的,因而尚须加以详考。^[2]再者,虽然川禅师许多富于文学性和哲理性的偈语常常被人征引,但至今还未见到对其注文成系统的专门研究,而与其形成较大反差的是,有很多学者已经对各种《金刚经注》开始有所关注,如傅大士、智者大师等人所作的《金刚经注》已有教内外人士的多部专著及硕、博士论文对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如衍空法师1994年在伦敦大学的硕士论文《梁朝傅大士所著〈金刚经颂〉概述及颂文英译》。相比之下,“川禅师注”受关注的程度还远远不够。因而本文拟从注文本身及相关文献记载考证“川禅师注”为《金刚经》作注的事迹,并简要分析此种注文的特点及其在各种《金刚经注》中的地位和影响。

收稿日期:2012-02-26

基金项目:2011年福建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川禅师《金刚经注》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JB11374S

作者简介:侯 艳(1977-),女,河南郑州人,福建师范大学闽南科技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佛教文献。

郭 丹(1949-),男,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一、川禅师《金刚经注》的写作年代和作者

首先,川禅师注《金刚经》的年代可以通过其本身的一些信息推知。文中明确提到时间的一处是“灵幽法师,加此慧命须菩提六十二字,是唐长庆二年(822),今在濠州钟离寺石碑上记,六祖解在前故无解,今亦存之。”^[3]说的是《金刚经》正文中有六十二个字传说是唐代的灵幽法师入冥返回之后据濠州钟离寺碑刻补足的。而六祖注解《金刚经》在此之前,所以就没给这六十二字加注,川禅师见到的已是补足本,这自然就将作此注的时间限定在了唐长庆二年之后。另外文中所引“镇州萝卜”的典故为唐代赵州禅师的一段著名公案。“云门糊饼”之典则出自唐末五代时云门文偃禅师的语录,二者又足以说明这种注文作于五代以后。《卍续藏经》第三十八卷中所收《川老金刚经序》作于南宋淳熙己亥(1179)年,可知其下限必不晚于此年。

详考注文中使用的一些俗语和词牌名所体现的时代特征,也可为此一时限提供佐证。如第十七分注文中有颂云:“牧童撞着看牛儿,大家齐唱啰哩哩。是何曲调,万年欢。”《万年欢》是词牌也是曲牌,既是古代宫廷音乐、京剧曲牌名、道教音乐名,也是民间吹打曲目名。《万年欢》曲唐代已经出现,宋时作为词牌使用,曾一度流行。今存《万年欢》词可考作者的,包括王安礼、贺铸、晁补之、张纲、程大昌、史达祖等著名词人,绝大部分都是北宋末年和南宋初年人,此后渐少。再者,“啰哩哩”一语是佛经翻译中经常使用的音译字,还可写作“哩啰哩”、“啰哩哩”、“哩哩哩”等,这一语词在唐宋以来的口语文献中一般用作补足音节的感叹语,也可用来隐代佛教的禅道歌、悟道歌,禅宗语录中尤多见。川禅师就比较喜欢用这个词语,如第十三分注中云:“伏手滑槌不换剑,善使之人皆总便。不用安排本现成,个中须是英灵汉。啰哩哩,哩啰哩,山花笑,野鸟歌。此时如得意,随处萨婆诃。”这里的“啰哩哩,哩啰哩”就起了补足语气的作用。宋代时这一俗语开始出现在禅宗语录以外的一般作品里,在“牧童撞着看牛儿,大家齐唱啰哩哩。是何曲调,万年欢”中就显然是以“啰哩哩”隐代《万年欢》之曲,既然是山野牧童所唱,就不一定是宗教的禅道歌,很有可能就是当时所流行的某一首《万年欢》词。这个俗语和词牌恰好都流行于宋代,尤其是两宋之交这段时期,这也成为《川老金刚经》写作时间的重要参照与实证。

多种文献资料记载了治父道川禅师曾为《金刚经》作注的事迹。如《嘉泰普灯录》卷十七净因蹯庵继成禅师法嗣条下有无为军治父实际道川禅师传记,其中就涉及道川禅师注《金刚经》的时间:“建炎(1127—1130)初,圆顶游方,至天封蹯庵,与语锋投,庵称善。归憩东斋,道俗愈敬。有以《金刚般若经》请问者,师为颂之,今盛行于世。隆兴(1163—1164)改元,殿撰郑公乔年漕淮西,适治父,虚席迎开法。”^[4]此段亦被保留在《五灯会元》南岳下十五世“治父道川禅师”条中。可知这位道川禅师曾应别人所请而注《金刚经》,时间当在南宋初的建炎至隆兴之间,正与今传川禅师《金刚经注》的写作年代相符。《指月录》中亦肯定了此事,不过对道川禅师注《金刚经》这一细节所说更详:“归憩东斋,道俗尊事之,座下学者,请益《金刚般若经》,因章为之颂,盛行于世。”^[5]说明请道川禅师注《金刚经》者就是其座下弟子,且“因章为之颂”的作注形式亦与今传“川禅师”《金刚经注》相同,可见道川禅师注《金刚经》之事是很有可能。

其次,诸种灯录中还录有道川禅师两首偈颂,其一云:“上堂:‘群阴剥尽一阳生,草木园林尽发萌。唯有衲僧无底钵,依前盛饭又盛羹。’”^[4]又云:“师曰:‘东边觑了复西观,拄杖重重话岁寒。带雨一枝花落尽,不烦公子倚栏干。’”^[4]禅师是姑苏人,范成大《吴郡志》与龚明之《中吴纪闻》中亦为其立传,并同收禅师一偈云:“我有一条铁榔栗,纵横妙处无人识。临行拨转上头关,轰起一声春霹雳。”^[6]禅师书此偈后即圆寂坐化,知其是以偈语为遗言。可见禅师平常便以偈颂来讲法,他这几偈语言简练却不失文采,极为口语化又因寓意深远而不落俗套,直以眼前事说佛理禅机,正是禅家正宗。川禅师的《金刚经注》也正是以颂为主,详审其文可见川禅师颂的风格特点极其鲜明。有时点化前人诗句,引用俗谚成语,如“良药多苦口,忠言多逆耳。冷暖自知,如鱼饮水。何须他日待龙华,今朝先授菩提记”,“隔墙见角,便知是牛。隔山见烟,便知是火。独坐巍巍,天上天下。南北东西,钻龟打瓦”,有时自出机杼,妙手别裁,令人轻松了悟,如“你喜我不喜,君悲我不悲。雁思飞塞北,无忆旧巢归。秋月春华无限意,个中只许自家知”,“云起南山雨北山,驴名马字几千般。请看浩渺无情水,几处随方几处圆”,有时又一语宕开,看似与经文全不相应却神理暗合,总是能透过现象看本质。如“身在海中休觅水,日行山岭莫寻山。莺啼燕语皆相似,莫问前三与后三”,“蚌腹隐明珠,石中藏碧玉。有麝自然香,何用当风立。活计看来恰似无,应用头头皆具足”,这些偈颂神思与文采都和文献记录的道川禅师颂表现了相同的风格,应当出自一人手笔。

然而要想最终明确今传川禅师《金刚经注》的作者是否即此道川禅师,还要进一步考察其行实。虽然有关道川禅师的各家传记大都肯定了其注《金刚经》之事,且所录偈颂风格相近,但对其姓名行实的说法则略有不同。《嘉泰普灯录》说这位道川禅师是姑苏玉峰人,俗名叫做狄三,出家前是一名捕快公差,后因不职遭笞,于杖下大悟而出家并改名为道川,后来应郑公乔年之请任无为军(安徽)冶父山实际禅院住持,因而后世称其为冶父实际道川禅师。《五灯会元》《指月录》等皆因其说。《中吴纪闻》所记禅师俗家姓名与出家原因皆更详,并多出一则逸闻:“昆山弓手翟超,数以勇力奋,而酷嗜《金刚经》,昼夜诵之不辍。邑有盗,尉责其巡警失职,撻之。退而愤然曰:‘他人被盗,而我乃受杖!’不复还家,坐于一庙中,诵经达旦。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忽若有悟,遂弃俗而投礼东斋谦老,名之曰道川。俄为僧,见处日明,因行脚江西。途中遇虎,无惧色,虎驯伏其旁,逡巡引去。”^[6]《吴郡志》亦云禅师本名翟超,是昆山弓手,以勇力闻名,后因捕贼宿于庙中而有悟出家,并有道中伏虎一事,《姑苏志》则因之。综观以上诸记,禅师俗家姓名虽有“狄三”与“翟超”之不同,但翟与狄在姓氏中有时通用,“三”者当指排行而言,应非本名。禅师本姑苏人,地方志所记更详亦有可能,而且《吴郡志》与《中吴纪闻》的成书时间都早于《嘉泰普灯录》,与道川禅师的年代相去不远,翟超之名当为可信。禅师素以勇力著名,后又出家修禅,因知其胆略与定力自然高出常人,伏虎一事亦有可信之处,但各家有关禅师出家原因的说法则分歧较大。《嘉泰普灯录》及《中吴纪闻》皆云其因不职得罪而后开悟出家。《中吴纪闻》言其衔愤而走,诵《金刚经》时,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一句忽然开悟而出家,则明显表现出对六祖事迹的模拟。或许正是因为道川禅师为《金刚经》作注之事在当时太出名了,所以其同乡龚明之才会把六祖因闻《金刚经》而开悟这件事附会到他身上。并且同为吴郡人且年代相近的范成大书中则没有提到禅师失职受责和诵《金刚经》开悟这些细节,只言其因宿于庙中顿悟而出家,这种说法看来更具禅宗色彩。可见明之所记或有不实之处,道川禅师未必如他所说是因怨愤而离职的。另考《实际川禅师影堂逸事》一文,其中对道川禅师出家前失职受责的原故说之较详,或可为以上诸说作补充,其辞云:“行人道川者,玉峰狄氏子。始为县之弓役,闻东斋谦首座为道俗演法,遂从之习坐。因元郎官欲空其狱,张灯纵市人游玩。以罪囚系于狄家,狄谓囚曰,汝曹欲入市观灯乎?囚喜,狄悉纵之,囚竟逃去。明日闻于官,尉怒笞之,狄于杖下大悟,去。依永怀剪发为头陀,未几主僧遣之至江浒市木建诸天阁,木商问市木何为,曰建法堂诸天阁。商扣之,玉峰有狄押狱今在否?狄笑曰,我是也。商罗拜之曰,公我辈恩人也。盖众商昔日群囚也。商曰,我当以建阁材木报公之德,一日送至,公归勿言。至期狄出视寺河左右皆巨木也,阁由是而成。”^[7]此事真如一部侠义传奇,鲜明刻画了这位道川禅师的直爽潇洒、超然淡定,与其伏虎之事正可比类。还可见禅师顿悟出家,亦由慧根早种。相较之下,《实际川禅师影堂逸事》的说法更为可信。

通过以上对道川禅师行实的考察,得知他竟然天赋异禀又特立独行,而今传之“川禅师”《金刚经注》亦同样表现出独特的个性特色。如其中“天产英灵六尽躯,能文能武善经书。一朝识破娘生面,方信闲名满五湖”。“一拳打倒化城关,一脚踢翻玄妙寨。南北东西信步行,休觅大悲观自在。大乘说,最上说,一棒一条痕,一掌一握血”的颂词岂不就是禅师自身行事与开悟的写照?当年禅师放众囚观灯而不怕他们背信逃跑,后又甘心因此受刑。他内心的坦荡与宽容,恐怕只有用“竹密不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这句颂词才堪形容。他的离奇经历又展示出其性格中豪放不羁、超越世俗的一面,岂不正是“六门进出辽天鹤,独步乾坤总不收”的超然境界。他还有一偈说佛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南北东西,秋毫不睹。生来心胆大如天,无限群魔倒赤幡。”以这样的气势描述佛祖形象可谓前无古人,也只有这位曾经的侠义武官能道得来。所谓文如其人,正是道川禅师这样“能文能武善经书”的奇人才会于谈笑之间便信手拈出这一段段奇文。

除了探析注文本身的风格含义之外,笔者认为《金刚经集注》中对其他作者都具录姓名,可考行实,而唯有“川禅师”用的是简称,这当与实际道川禅师取名的用意重在“川”字也有一些关系。道川禅师本名狄三,依谦首座出家时,“谦为改名道川,且曰:‘汝旧呼狄三,今名道川,川即三耳。汝能竖起脊梁,了办个事,其道如川之增;若放倒,则依旧狄三也。’师铭于心。”^[4]此事强调了“川”即是立“三”,且一语双关可取山川之“川”的比喻意。而其他禅师诸如雪峰逆川禅师则是因其母梦高僧逆汪洋之流而生,其名不可简读。又如潭州大川禅师亦名大湖,如简读则更令人生惑矣。而道川禅师之名以“川”为本,可直接简

称为“川禅师”或曰“川老”当无疑义。

综上所述,可知注《金刚经》之“川禅师”即是宋代的治父道川禅师。

二、川禅师《金刚经注》的禅宗特色

《金刚经》是佛教中的基本经典,给庄严崇高的宗教经典作注需要特别慎重,要严格依据教义作解说,一般很少个人的自由发挥。但是不同宗派对经义的理解不尽相同,而每位注者的气质、经历及行文风格都有很大差异,因而对同一段经文就注而再注,表达了不同的宗教态度。禅宗的修行方法极其简便,讲求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本质是内在超越的自由精神。有多家禅师曾注解《金刚经》,他们虽同为禅宗,而各家又自有其侧重与特色。其中所谓的六祖之注比较简略,以释字句、通文义为主。智者禅师注以偈颂表现,在概括句义的同时还正面阐述了佛理。黄蘗禅师、临济禅师及径山杲禅师等人亦直接讲解经义,语言风格较为直白。如第三分注临济禅师曰:“五蕴身田,内有无位真人,堂堂显露,何不识取?”第四分径山杲禅师曰:“佛与众生,本无异相,只因迷悟,遂有殊途。”第五分黄蘗禅师曰:“夫学道人,若欲得知要诀,但莫于心上著一物。”都明白如话,表现了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而相比之下,“川禅师注”则是其中最能体现禅宗自由精神的一种。

禅宗虽提倡不立文字,但注解经文必然要使用文字,这在佛教中被认为是一种方便施設。川禅师正是以禅宗这种不执着于文字的超然态度来理解经典,又把文字之方便发挥到极高的境界。他往往不直接解释经文字句的含义,有时看似不着边际,细味之却往往有得,有时仅以一句甚至只用一字便摄取一段经文要义,然后还以颇有文采的偈颂再进一步解释发挥。如对《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名的注解,仙游翁集英就完全是按照佛教原意分别分析每个词的字面含义并比喻义。而川禅师则全不拘泥于对文字的解释而是另出别裁,劈空发问:“法不孤起,谁为安名?”从名直接联系到法这一最高境界,起首就给人以震动,令人警醒。接下来还以颂句再释名:“摩诃大法王,无短亦无长。本来非皂白,随处现青黄。华发看朝艳,林凋逐晚霜。疾雷何太急,闪电亦非光。凡圣犹难测,龙天岂度量。古今人不识,权立号金刚。”说明名之“假”。仅从这一段文字就能看出川禅师对经典的解释是真正深层面的,并用简明而风趣的语言来表达深奥的佛理。

自六祖以下禅宗渐分为五家七派,传至宋代则有临济、曹洞、云门三宗兴盛,虽然几派同源,但各自风格也不尽相同,甚至各宗之间还出现了一些对立的修行方式,禅师的作风必然带有宗派特点。道川禅师为南岳下十五世,是临济宗传人。临济宗以怒雷掩耳之“临济喝”闻名,川禅师在注解《金刚经》时,为启发读者领悟经文往往也会断喝一声,在文末用“喝”、“噫”、“嘎”、“咄”等字来加强语气。这是川禅师的特色,其他注家都没有这样做的。如第十七分注中川禅师曰:“贫似范丹,气如项羽。颂曰:上无片瓦,下无卓锥。日往月来,不知是谁。噫!”第十八分注中有颂语:“眼观东南,意在西北。将谓猴白,更有猴黑。一切众生一切心,尽逐无穷声与色。喝!”正是禅宗当头棒喝,截断众流的意味,真能振聋发聩。

当时禅宗还普遍存在着呵佛骂祖、非经毁教的现象,这在临济宗中表现尤甚,川禅师注文中也常带有这种倾向。如第六分中“金佛不度炉,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颂曰:三佛形仪总不真,眼中瞳子面前人。若能信得家中宝,啼鸟山花一样春。”“泥塑木雕赚彩画,堆青抹绿更妆金。若言此是如来相,笑杀南无观世音。”“见色闻声世本常,一重雪上一重霜。君今要见黄头老,走入摩耶腹内藏。”这几颂都以幽默的语气否定了佛祖的权威,甚至将他称作黄头老,但还未失庄雅,体现了禅宗破除偶像、见性成佛的气魄。

临济宗在棒喝齐施,摆脱外在形式束缚的同时还建立了一整套应机施化的修行方法。川禅师的《金刚经注》就是这样一种接引学人步入般若道场的方便施設,以深入浅出的文字揭示《金刚》深旨,展现了禅宗本色。

三、川禅师《金刚经注》在诸家注本中的地位与影响

朱棣集注《金刚经》时,每解之后并非按时代先后的顺序排列各家注文,甚至玄宗皇帝的御注都放在中间,没有体现出什么特别的尊贵,但“川禅师注”却总是置于末尾,其中必非无因。朱棣集注本并不是对前人之注不加斟酌的照录,而是经过精心选择编排的,其中共收入“川禅师注”一百多条,是诸作中收录最多的,可见其对此种注的高度重视。并且,推敲其排序也会发现内中深意。例如,第一分中最后两解“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已,敷座而坐。”前一解到“洗足已”而止,第一注是王日休曰:“乞食

而归,故曰还至本处。饭食已毕收衣钵洗足者,谓收起袈裟与钵盂,然后洗足。以佛行则跣足故也。”就是简单地逐字翻译,并言佛外出都是跣足而行,所以归来时要洗足之原故,令句义明了。第二注是李文会曰:“洗足已者,净身业也。”就深入阐发了洗足之事所体现的特定的佛教义理,显然比前注更为深入。后一解仅“敷座而坐”四字,第一注是颜丙曰:“敷,乃排布也。排布高座而坐。”先训难字,再解全句。第二是智者禅师颂曰:“法身本非食,应化亦如然。为长人天福,慈悲作福田。收衣息劳虑,洗足离尘缘。欲证三空理,加趺示入禅。”并附有小注引《疏钞》对三空进一步解释。智者禅师以偈颂形式完整地揭示了佛祖“饭食”“收衣”“洗足”“敷座而坐”这一系列行为的原因,与颜丙之注相比可以说是由表及里了,但他所说还仅是外在原因。接下来又是李文会曰:“敷座而坐者,一切法空是也。”这一解说就更把一种平常的行为上升到法的高度,与其对前一解的注释一样深入到了佛理的层面。最后是川禅师曰:“惺惺著。颂曰:饭食乞子洗足已,敷座坐来谁共委。向下文长知不知,看看平地波涛起。”“惺惺著”即是提醒之语,说明此句重要,应清醒领悟。颂语先概括了句意,还提示读者佛祖这么做是有用意的,而又有谁能真正明白呢?接下来将会有深妙佛法演说出来,莫要把这貌似平常之语当作闲笔放过。此注真能发人深省并让人作好准备集中精神关注下文。

由此可知朱棣对注文顺序的排列一般是先疏通字义,再解释外在原因,再到更为深入的佛理层面的分析,最后还要在前注的基础上作出总结并启迪思索,而这最为重要的最后一注大多都是川禅师所作。可见川禅师注带有明显的总结意味,在前面诸注已疏通文句并阐明经义时,更总括众说下一断语。然而虽称其为总结,却绝不是对前人注解的简单复述,更多的则是以新颖的视角对经文作出新诠,“眼观东南,意在西北”引申发挥,言有尽而意无穷,正宜乎置于每解之末以醒人耳目。由此自然可见“川禅师注”在诸家注本中的重要地位。“川禅师注”在后世还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川禅师《金刚经注》问世不久即受得到了教内的普遍关注

从时代相去不远的《中吴纪闻》所说的“(道川禅师)晚注《金刚经》,超乎言句之外,名禅老纳,皆以为不可及”。^[6]即可看出当时的高僧名禅已对其作十分佩服。并且南宋禅僧宗镜在其《金刚经科仪会要注解》中最早引用了川禅师的颂句,此书是宗镜禅师对昭明太子科判的《金刚经》三十二分逐一作的注解。书中第三十二分有:“川老颂云:如饥得食渴得浆,病得瘥热得凉。贫人得宝,婴儿见娘。飘舟到岸,孤客还乡。早逢甘雨,国有忠良。四夷拱手,八表来降。头头总是,物物全彰。古今凡圣,地狱天堂。东西南北,不用思量。刹尘沙界诸群品,尽入金刚大道场。”^[8]这一段正是川禅师《金刚经注》的结尾,也是被朱棣用作其《金刚经集注》压轴的一段文字,仅个别地方用字略差而意义全同。川禅师注文看似玄远,实则完全合于佛教义理,显示了深厚的佛学修为。教内人士必然首先是从教理方面来评价此种经注的,宗镜禅师在这段引文之后还有一评论,给予了较高评价:“此是冶父川老之颂,总二十句,乃明金刚般若大智,世出世法无不周遍。”^[8]可见此著作当时就受到了佛教界的认可与重视,反映了当时川禅师在教内的崇高地位。

2. “川禅师注”在民间发愿文中还常常被引用

早在元末就已出现了集结经文和经注中的句子而成的发愿文,叫做结经发愿文,一般应用在民间宝卷中。如结集于元末明初的《目连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和《天缘结经宝卷》等就曾引用《金刚经科仪会要注解》中川禅师《金刚经注》的结尾的这段颂文作发愿文。明清两代有一些民间宗教组织的宝卷中也反复引到川老此颂,并将其不断进行附会解说,以适应各自的需要。但不管这些民间组织怎样借题发挥,他们对川老之文肯定是有过深入研究的,可见川禅师的影响已深入到民间,这种影响至少从元末起就一直没有间断,直到明清。

3. 川禅师的偈颂文采飞扬,广为传诵

川禅师《金刚经注》几乎全用偈颂形式,其文言辞犀利、文采斐然、多有格言警句。川禅师最擅长将深奥的佛学义理深入浅出地以一首首情趣盎然的小诗表现出来。如:“蚌腹隐明珠,石中藏碧玉。有麝自然香,何用当风立。活计看来恰似无,应用头头皆具足。”“有说皆为谤,无说亦不容。为君通一线,日出岭东红。”“宝满三千及大千,福缘应不离人天。若知福德元无性,买得风光不用钱。”“正人说邪法,邪法悉归正。邪人说正法,正法悉皆邪。江北成枳江南橘,春来都放一般花。”

“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这些诗文或以俚语入诗，诙谐幽默，出奇制胜；或化用格言典故，言简意赅，耐人寻味；或抒写性情，韵味悠长，意境高远，都表现出高超的文字功力，充满禅悟之智慧与诗歌之美妙，可以说是禅与诗的完美统一，其独特的行文风格亦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另外，通过对“川禅师”偈颂的研究，还可以间接地解决一个在文学史上历来都有争议的问题。“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这首脍炙人口的《题画》诗的作者至今仍未有定论。有说是唐代大诗人王维作品的，但查《全唐诗》中却并无此诗。亦有认为是元代王冕所作的，甚至还有认为其作者是明代唐寅或清代高鼎的。然而早在道川禅师作于南宋初年的《金刚经注》中就有这样的颂文：“远观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犹在，人来鸟不惊。”二者遣词立意几乎全同，应当说就是同一首诗。这样一来，单从年代上看，宋以后的诗人就无法掠美。从历代对此一小诗的争讼不息亦可看出禅师之颂文意高妙，雅俗共赏，一直都得到文人及大众的广泛喜爱。

而且，从注文本身来看，川禅师本人也对自己所作之注十分满意和自信，这点他自己曾多次表明，如第二十六分注中说：“噫！此语三十年后，掷地金声在。”全文的最后一段又重申“三十年后，莫教忘却老僧，不知谁是知恩者？呵呵，将谓无人”。这位高情逸致，大肚能容，笑看风云的“川禅师”以他独特的视角为我们精彩诠释了《金刚经》，这既是对禅宗思想的一次阐述，也是一番包含了人生智慧的哲理思辨，同时还为后人留下了一首首隽永清新的小诗。想来也只有这位经历不凡、文武双全的道川禅师才能有此磊落胸襟。

“浮云散碧空，万里天一样。”川禅师为《金刚经》所作的这句偈颂，带我们进入澄明高远的崇高境界。川禅师的传奇经历和崇高的人格魅力也使人感慨良多，他那优美的文句中，有佛、有儒、有侠，有圣哲禅机还有世俗情义与文采风流。其人其文都如这浩渺长空本无所有又无所不容，启发我们对无限时空的无尽思考。

参考文献：

- [1]周绍良.敦煌写本坛经原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118.
- [2]车锡伦.《结经》探源[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3).
- [3](明)朱棣.金刚经集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4]卍续藏经·嘉泰普灯录[O].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5]卍续藏经·指月录[O].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6](宋)龚明之.中吴纪闻[M].孙菊园,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152.
- [7](明)朱珪.名迹录[O].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
- [8]卍续藏经·金刚经科仪会要注解[O].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The Sky is Pure without Clouds
——A Research and Reviews on "Chuan Master Note Jingang Sutra"
HOU Yan, GUO Dan

(Min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stitut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332, China)

Abstract: "Jingang Sutra" is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lassic Buddhist Wisdom, who has always been worth as many note, "Chuan Master Note" is one of the more unique and more important one. This article and this note from the literature and writing style of the text's characteristics and so research for the "Jingang Sutra" for injection of the "Chuan Master" is the Yefu Daochuan Master of Song. And evaluation of the Chuan Master, "Diamond Sutra Notes" feature and status of Zen.

Key words: Jingang Sutra; Chuan Master Note Jingang Sutra; Master Daochuan; Zen

(责编:叶莉 责校:张永光)